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吳金爵

欽定四庫全書

郭氏傳家易說卷五

宋 郭雍 撰

下經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為之謀以行譖害

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者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于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況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假威力以强之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者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自已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

先去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也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

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爲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臧必復于乾而後已若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去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澤上于天有必下之勢在萬

物有必說之理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是不以富貴自有而與天下共之也施祿及下者君子之所以澤物也居德則忌者君子之所以處己也所處在德不踰法禁之中躬己之厚也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之義也惟躬己厚故可以澤物而天下説之矣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故人君未有不正心誠意修身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或謂忌者禁民為非也夬之彖以説下為主无法禁之義蓋夬之取名本于五剛一

柔卦彖論全卦六畫之象故以剛決為主而象則分兌與乾之二象論之故以說下為主是以其義不同也輔嗣又以則忌為明忌失之矣忌猶自有忌憚之思故亦適不踰法禁之意謂之居德則知在我自居之德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四剛過中已為大壯況夬之五剛乎故大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矣然初

九居剛長之初力未能決有必不勝之理必不勝而往其咎宜也此復所以有朋來无咎之義而夬之初九失之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初九過于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隂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過于用剛者也大壯以

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惕號鄭氏音號令之號而作呼號者非其義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彖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夬與大壯內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皆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則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

壯于頄者小人事也頄面顴也上體也三往用壯于上而不知有時焉是以凶也君子之剛則異乎此當可決之時則決之君子之道也是以九五之決有莧陸之易小人獨行用壯雖遇雨之和猶濡而有慍況非和乎故其為過實自取之无所歸咎也唯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故象言終无咎非釋爻辭也蓋言小人之有咎不若君子終无咎也九三雖用壯而上六為應故有遇雨之象夬夬者上之夬夬時也下

之夬夬決也得夬之時而後夬決也大壯于君子用罔之下復言小人事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此于君子夬夬之後言獨行遇雨其義同也皆言君子小人者九三之位有上下之義然小人之歸者多矣故聖人皆重明小人之戒也胡安定以君子夬夬在若濡有慍之下伊川以獨行遇雨在君子夬夬之上皆以下有无咎二字難釋然義亦可通不必疑也至諸家非大失其意則不明釋之皆疑故也時以下原本脫案自當可決之

落字句甚多今據大易粹言校補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五剛之中九四獨非中正之位故為不明之象蓋有因循苟安之心且當三陽並進之時已獨居其上則不得其安矣故臀无膚初无果敢有為之志故其行次且能自勉以從陽亦可亡其悔矣羊狠而无知九四之象牽如牽復之牽勉強之意也然有見善不明

聞言而不信者其悔亦未能亡也陽喜進而陰喜退其位不當則進退不一是以次且君子聽思聰故聞善言則信九四不足以與此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剛長至于五所謂可決之時矣君子于是決之如決莧陸之易无所用力焉故曰莧陸夬夬也初之為咎三之有凶皆非知時者也九五得其時得其位用衆剛之力有決之過无不及焉是以用中行之道則无

咎過則咎也然九五尊位大中居光宅天下之任其道豈決小人而已哉決小人臣下之事也雖得中道亦未光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能充其道則光矣取象于莧陸二物者如言摧枯拉朽之易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伊川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雍曰上六之凶適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苟免

故言无號終有凶也不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速也然號有哀號之意卦有三號字王氏以一為號令二為號呼或皆為號令字獨伊川以二為號令上六為號咷字最為當理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之一陰將消之陰也姤之一陰方長之陰也其陰雖同所以為陰則異故夬姤卦彖反對其義正相反

夬以五剛為義姤以一柔為義也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欲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取也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以柔遇剛謂之姤遇之為事天地萬物不能无也无則萬物不生教化不成故地之遇天臣之遇君主于一則可而以一遇五則不可也遇不主于一豈長久之道哉故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以姤之女壯勿用取也卦辭止于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姤故極天地明教化而

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為天柔為地也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如此彖辭前言姤之象後明姤之德剛得中正謂五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風行无物不遇后王法之可以施命誥四方夫姤之道最為難用聖人用于施命誥四方之際所謂善用易之道者矣非聖人明之則姤道廢矣伊川曰

象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若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則王公之通稱雍竊謂先王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君子大人通上下有德之稱大人則又德之大者耳故雖匹夫亦可為君子大人顔淵柳下惠是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

陰之始生雖有方長之漸而柔弱未可有行故利在堅固自制繫而不動以待其時斯可矣柅止車之物也能以固止為貞則吉有攸往則見凶也茍不能堅固自制以待時譬如羸豕躁動信能蹢躅而已安能有為有行哉動而不能有為有行徒有見凶之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必繫于金柅不動可也柔道不能獨立初六之繫益為柔道所牽耳夫遇

有必動之理而初居不可動之勢以見遇之初猶將有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六以陰居下魚之象也九二包而有之得相遇之道故无咎初當應四疑九二之包有爲非義姤遇之時遇爲先也是以言包有魚无咎也賓者外來之陰也初六之陰二能包之二陰之來不能包也故九二不利賓之來也不利其來者以義不能包及二陰故

也且初六柔道方長必有繼來之陰三四尚遠二當先遇故言不利賓也惟其不能包有二陰故賓之繼來則九二退而成遯時運巳化姤遇之道息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不能安其位者也當遇之時无遇之位可以止矣當止不止是以至于臀无膚其行次且也至是則危矣且初六得遇之位以柔道不能獨立苟不能自

制以有待亦有羸豕蹢躅之患况九三非遇之位其危宜矣二之遇四之應為有其事也无事而行九三也无膚次且之厲本非九三所有蓋未嘗牽勉而安行焉是以至此然无大咎者三居二四之間雖行不能越二剛終无妄遇之事故亦无大咎夬之九四辭相類者夬姤三四反對之爻也與損益二五同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逺民也

四與初應為有魚也當姤遇之時初六見九二而先

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益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象也為君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耳他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尊位中正為道甚大其為遇也宜異夫在下包茅之微故言以杞包瓜也杞大木也人君之象也瓜緜緜相繼之實也民象也髙其木大其陰緜緜之屬託其本而有生焉是其為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徳也有隕自天志惟天命之遇也志不舍命循天之理也以杞包瓜則盡養民之道有隕自天則无妄遇之災是其所以為含章之美也含章非含而不發也内有含章之美故見于外者如此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居姤之終不知道之變道既上窮猶欲遇焉是其所以吝也无咎者姤以安遇則有凶上九既不遇于君又進則无所遇非能得无咎之道幸而居无咎之位耳與九三无大咎同義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亨之道孔子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聖人設教必于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于孝享以為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為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利見大人亨者天下萬物萃聚之時王之者不得其道則亂由以生故非見大人則萃不能亨也大人為道之大足以容民畜衆者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貞故也正故能亨不正則不亨矣始言萃亨王假有廟統言之也自利見大人下詳言其事也

見大人則正正則得主萃之道故天下可以用大牲而致孝享因萃之盛足以有為是以利有攸往矣由是觀之萃非大人適足以致亂也故卦辭先言萃有亨之道而後言見大人則亨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其道不順其情不說則无萃聚之理剛中而應九五

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為衆聚之主非中則不可為主苟无其應又不能為之主也是以順以說為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為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非大人則聚以不正之道故大人所以為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有為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為而為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

其道不順則無由以聚其情不說亦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既不過順說是以彖言可見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聚于地萃之象也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為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為正應誠信之應也而初六捨應從類不終其道乃惑亂相聚非聚以正之道也雖有一握為笑之嚮何可長也故必勿恤其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何以知初六之不終葢隂柔不能有立當萃之時見其類則必聚今二隂在上故知其捨應從類也其志亂者其志惑于其類而失應故云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雖陰柔而有中正之德猶牽于羣類不能自達必

九五引而後應以見柔之不能盡萃聚之道也應而

得吉吉乃无咎則得聚之道矣得聚之道則既庶既

富是以可薦誠而用禴也禴祭簡薄以誠為主苟誠

不至則不可以禴故以孚先之中未變者柔道好從

而易變如初六捨應從類是也二之所以引吉蓋以

得中故未變也二以用禴故知得萃之道初之乃亂

乃萃知其失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以其類在下常失所聚故有嗟如之歎无應无類何所利乎然與其上无應而下失初二不若往從上六雖非正應而萃之時或復以同類而可聚也是以无咎然求之非其道能无吝乎上巽者以上六有柔巽之德故有可往而從之之理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之言大吉无咎道之至美者也而注釋之家皆反其意未以爲美故伊川亦以象言位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无咎也且以卦爻觀之萃之六爻獨有二陽下皆有應四又上比于君得其所聚莫吉于斯故言大吉无咎也位不當者四得上下之聚有大君之象而位非君位不充其德故言不當也以萃聚而得吉之大固其所宜而又曰无咎者以臣而有君聚之象其位不當疑于有咎故也

萃之成卦在九四故為萃之主與豫之九四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居萃之時得位之當者九五而已然有其位斯有其事主天下之萃則其事也能充其道故為大人不能充其道則僅有其位无過亦幸矣湯之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豈有位无咎而已哉故九五為匪孚也匪孚者未能大信于天下也不能信于天下則將有悔矣

惟元永貞可以无悔元者盡君長之道也永可久也貞正也得位而孚是三者之道則大君之能事畢矣湯文是也得位而匪孚未能信于天下故特悔亡而已此象所以言志未光也九五宜能充其道而交象弗與何哉葢九四下比羣陰非其位而有其道矣萃聚之權獨在九四凡以九九五未能孚于天下故也此爻辭弗與之義也必曰萃有位又見徒有其位而已所以甚言无其道也然九四大吉无咎而象曰位

不當九五萃有位而象曰志未光者以見九四得萃聚之道而无君位可行九五雖有君位而其志未光大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衆陰可與之聚則遠而在下二陽可從之而聚而已獨乘之當萃之時失其所聚者上六也故有齎咨涕洟之象然能齎咨涕洟不敢自安于上猶爲知懼之人故雖失其所聚亦无咎矣

巽下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于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惟見大人故可勿恤則害已

者去而无憂矣故可至南征南征斯无不吉蓋升之有序如此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道不升則沈潛无以自達其德與位日入于汙陷溺之域故書謂沈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升以坤巽成卦二隂相附其體難升故必須時而後可升焉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

可升而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見大人則在已者无憂在已无憂則害已者去矣位日可進德日可成故爲有慶之漸慶者澤加于民天下之慶也然則南征則志无不行明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萬物之升其象則皆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皆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爲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

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居衆爻之下沈滯而難升者能自信之篤確然不移終自拔于沈滯之中故言允升而致大吉也上合志者二三之陽其升爲易初六能上合九二九三之志與之同體而升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故无沈滯難升之害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書曰沈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

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于上下其進而有

喜不亦宜乎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神與事君一

道也禴祭簡薄惟以誠為主苟有誠信雖天地鬼神

无爍于簡薄況人道乎是以无咎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自下而升至于三其來不可禦也況有剛陽之才足

以自致乎是以如升无人之虛邑其行无所疑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孟子言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岐山為太王文王之所治也太王文王其道皆亨是以吉且无咎然所以亨者无他順事而已觀其狄人侵則事之欲土地則去之又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太王之順也故邠人從之如歸市而肇基王迹所謂亨吉而无咎矣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順也故二老來歸而天下歸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亨吉而无咎矣謂之順事不亦宜乎升之道以順積為主獨六四得之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道在上為易在下為難在上以順而可升在下必有剛德而後可升焉故六五之升獨无所事以貞自守不失其吉如歷階而升有進无退況九二以剛中而應之其大得志宜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在下升之難故初六必合陽剛之志而後可升在上升之易故上六有冥升不知止之辭焉利于不息之貞者冥升于祿位則失知止之戒苟能知止不息以進于道其為利貞孰大于是消不富者冥升不已則極于升而困矣困則消至焉是以不富葢冥升不已為消之漸而在消息之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故也易于坤體多言不富者陰道常乏也泰之六四謙之

六五皆是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也困為難處之時惟君子反諸其身以修德不繫于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寬裕有容如天地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匪正不能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

之信况衆人乎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之所以成卦以剛揜于陰不能自伸故爲困也險陷而能說不失其所亨之道人之難能也故惟君子能之君子亦大人也言其成德曰君子語其德之大則曰大人大人以貞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也尚口乃窮者君子有德則以德濟身尚德也小人无德則以

利口辯辭濟其身故云尚口也尚德則不失其所亨尚口則終窮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小人惟困乃見故繫辭曰困德之辨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水一物也語其爲功利之名曰澤論其爲功利之物則曰水也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君子得位而後能澤加于民无位則困而窮處矣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

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則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則孔孟之困皆致之天命而无怨也遂志者君子所志者道道不以困窮而變窮亦是道也通亦是道也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遂志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遂志也遂志是以不失其所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臀困内自困也困于株木外困于物也處困之初内不能自安外不能有行内外皆困而欲以柔濟之則困益甚矣是以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也幽谷不明之所愈不能自安至于三歲之久无所見焉又不若困于株木之有物也既困于株木而處之非其道故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雖九四為應方且自困不能庇初故如株木不能庇物也然則處困之道何如

惟修德以致命遂志而已凡卦之初居下體之下故為臀為趾為拇為尾皆一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彖曰困剛揜也謂九二之剛揜于二陰所以為困非止三之揜二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天禄未食君子困于家食之際无飲食宴樂之奉而已其道不可得而困也朱紱王者

之象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患矣利用享祀者天下之至難致者君之求至難通者鬼神之德而九二剛中之德至誠感物故无或不通以之待君之求則朱紱方來以之交鬼神則利用享祀是其至誠之道无所感而不通也苟不知是道而欲妄進以求用則先自失其所亨凶之道也中有慶者大人以道自任豈以口腹酒食為困哉盎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

堯舜之道不過老死革野而已終无享天心革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間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于九五言需于酒食而詩人于鹿鳴言燕樂益一義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之為物堅不可犯知不可犯而不犯則无困焉知不可犯而犯之是以遇困也六三之柔不能以柔道

自安反欲用剛上干二陽困于石也下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蔾也宮者自安之所也妻者所安之主也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象曰不祥也者其不能自安則不善之幾也至于不見其妻則不善之明應也故知處困而不自安終必至于名辱身危死期將至而後不祥之效終焉至于不能保妻子則他人可知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當困之時以陰求陽者无他焉求濟而已初六之困甚矣而九四正應不能以濟者以九二剛中在下力足以有濟而初六近而可從也故有金車之象焉金有堅剛之象車有積中之德謂九二也來徐徐者初六既從二而于九四之應則徐徐其來也當困之時

九二得濟難之權四不當位非其敵也故不能濟初

之急而致徐徐其來也不能濟初之急是困于九二
之權也困于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雖吝而有終者
正道終復而應也故初六言三歲以見雖久而有期
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象曰志在下
者彼雖徐徐其來而四則未有忘初之志也有與者
雖不當濟困之事以初六正應而有當與之道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
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困之象上下皆揜于隂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亦有用刑之象劓刖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刖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疾君子之不進故刑及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說故曰

乃徐有說必曰紱者紱蔽膝也與黄裳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朱紱君也赤紱臣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下求之故皆曰紱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况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于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于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于至誠之德用于人用于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于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

初不得已而用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道也用于君子則必得賢用于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以柔居困之極不能脫困有葛藟纏糾之象復欲安而居之又甚危不可安也是處困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者設

懦之過徒知悔吝生乎動不敢動乎悔中如是則必有悔至不知當困之極征而脫困則吉是未可與權之士也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吉行者謂悔雖生乎動而困之上六吉在于行時有不得同也此爻葢聖人明處困失時之戒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之爲物水在下也今坎水居上而爲井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故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井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言井之用也井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德而不及用非井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于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

矣然卦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為戒也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取井榦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者邑有變而井无變故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盈故无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幾至未盡綆而羸其瓶與无

井德者何以巽是以凶也能克終其用則无凶矣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中庸之德為至焉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蓋井以靜為德以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于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

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又足以盡人盡物而至于參天地賛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修道之教而後其道終井自其德以及于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中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致養之功功用未成而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何葢皆繫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飢渇之害甚矣人能无飢渇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无他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則井之功用博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在下之物也井以潔而食泥則汙穢不食矣舊

井无禽汙穢也禽尚不至况人乎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為時舍也亦猶人之性不能自修僞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為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徳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甕且敝漏雖有動出之名而无上水

之實是以為衆所不與也敝漏近於羸瓶无與近于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氏云甕汲瓶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知井以上出為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渫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衆也不見知者衆故有知之者為我心惻也心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修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

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無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渫不食行惻也者葢言渫治而不見用其行可傷惻也爻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葢求明王而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爻言王明爲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

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以自修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苟能自修則无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于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于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别之聖人之意或見于有言或見于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剛健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莫善于斯故言井洌寒泉食也洌潔也寒者水之性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修潔之食之美者莫善于斯猶人能自修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命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修使不失其性者无他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洌又言寒者洌言井之修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繫辭

論九卦皆言德德未有不能修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通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為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吝其博施濟衆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

道也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乖于道則革不乖于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之之道雖衆所未孚革巳

則其孚必矣葢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首言已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天德也无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已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已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于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有悔是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

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
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
矣哉
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然有相違者
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違其志復不
相得則必革而息矣已日乃孚言革而後信之也文
明以說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
說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

故見于未革之先説故孚于已革之後大亨故能終
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為當而悔亡則革之
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
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元亨利貞惟
應人故已日乃孚上乃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
則為湯武不能此是簒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于
天下則結怨于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之
道以順天應人而已曾无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

革通天道非止人事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為之則曰篡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所以為大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革有革者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非人所革者從革

而已故固用黄牛之革黄中色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為也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為之爻聖人之辭又所以戒不知革道者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而臣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非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事而革天下也是以進則吉而无咎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則

失君臣之道非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之為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為革之主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為有天道存焉非九三用剛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貞厲葢九三之象如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卦辭言三就之道也

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已日乃孚也三者皆得之是爲三就也故進則无凶貞則无厲九三既非其位又非其人而捨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鞏用黄牛之革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彖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之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吉也不

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已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為主此九四所以有有孚信志之辭信志者志可信于人者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盛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虎之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覩使天下曉然知大公至正革命之當无隂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天下

不必占決而信之也昔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其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大人而革者也君子彬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文蔚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密也豹與虎相類葢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羣黎百

姓偏爲爾德是也小人雖无德自將亦能革面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為革道之成也革道既成則无革矣猶欲以革進則凶惟能居守其貞是以吉也書曰夏廸簡在王庭豈豹變之君子乎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

可推道也井以不改為德以動出為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伊川謂吉為羨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故彖辭无吉字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井鼎皆物也彖于鼎言鼎象而于井不言象者葢井之象水在下今取于巽乎水而上水之義非象也鼎

取以木巽火亨飪之象故曰鼎象也聖人之亨豈口腹之奉而已哉享上帝養聖賢而已享上帝交天也養聖賢交人也交通天人則亨飪之用大矣巽而耳目聰明者人君之視聽以天而其明四目達四聰也以人能享上帝養聖賢則其耳目聰明之用廣大矣故可以垂旒充耳而視聽天下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五之徳也自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至得中而應乎剛皆致元亨之道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能革物而已君子法之何取于正位凝命哉究鼎之用上足以享上帝下足以養聖賢雖人君垂旒充耳而聰明无不及焉故君子正其位以凝命以成垂拱无為之治者如此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下道也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

利于出敗惡以致潔取新故在鼎獨為未悖也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是以无咎以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凡陽為實而陰為虛九二剛中故為有實明鼎之方用非虛鼎也仇為我之害者也虛則方有容故害我者不來實則盈滿之時故害我者必至必使我仇不

我能即然後吉此聖人持滿之戒也古之人爵髙禄厚不免凶禍者多矣皆仇能即之故也仇非一也既滿而仇人則人為仇既滿而驕則驕為仇既滿而貪則貪為仇凡能害我者无彼无此皆仇也是以古之君子慎之欹器之戒以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九二之仇不我能即者用中故也彖言慎所之者方是時尤當慎其所之也之怨耦之驕之貪皆所之也有所之則有所致鼎既有實何致之有是求益也盈而求

益損之道也故害且至焉是以君子戒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仇雖有害我之理然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即故終吉而无尤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以虛中故能受耳以虛中所以納鉉九三居下體之上有鼎耳之象以陽居陽其實甚矣不能虛中以待是所以鼎道革而其行塞也凡物之行以足獨鼎

待鉉故以耳耳實則其行塞其行塞則不為用雖有雉膏烏得而食之雉文明之物也離之象也膏禄食也上有文明之君至美之禄其行既塞不可得而食也必待隂陽之和然後虧其悔而終吉矣豈髙明柔克之戒乎失其義者失鼎耳虚中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二與四同功之文也二方有持滿之戒慎其所之故四以近君而任天下之重曾不自量其力至于喪身

敗事沾汙狼籍其凶甚矣信如何者言力小任重之理信當如何言必至于敗覆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文明之主柔順居中故有黄耳金鉉之象黄中也中虛故能納鉉金堅剛也故足與有行能如是焉鼎道備矣固守是道終无革耳折足之憂也中以為實者六五陰虛以黄中之徳為實也亦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鼎道大成剛柔適宜故得玉鉉之象玉剛而温非一于剛者也是以大吉无不利與井之上六元吉在上之義同剛柔節者以剛節柔以柔節剛相與以相濟猶所謂欲剛必以柔守之之意也九三剛過于中无節也九四用剛自任之過无節也故獨上九得剛柔之節而盡玉鉉之美以成鼎道之吉斯為至矣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自乾坤而來變之始者莫先于震故為動之始然乾坤震動之始其來方興莫測是以有震動之象曰亨者天下之理不動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也自震來虩虩皆主人事而言虩虩恐懼之貌啞啞和樂之意因震動而恐懼則長慮却顧終无危亡之失是以後獲笑言和樂之吉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雖有大震恐不失主

祭之道盍知恐懼修省而已主祭長子之事也然則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義乎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來虩虩因恐懼而致福笑言啞啞和樂而未嘗失則驚遠懼邇言震之大遠邇皆及之也震之為卦內

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遠邇大震而能不喪匕

鬯此其所以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匕者撓鼎之

器所以載鼎實而致之俎鬯香酒所以灌地降神皆

主祭之事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也上下皆震威益盛也當是時也知恐懼畏天

修德省身故可以无過而不至于危亡苟不知恐懼

修省之戒則危亡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懼修省于前則必獲和樂笑言之吉于後理之必然也初九震動之初恐懼修省不可緩也過此則危矣故于初言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震之動自下而上在震之初猶欲恐懼修省况二之

乘剛乎故震來則危厲而喪失隨之也躋于九陵避其來也不知修省而避非其道也故不待逐而七日可得言不可避也七日一卦之復復則自來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自初動六三遠于動者而能蘇蘇然畏懼不自安是以行而无過眚也不敢自安者知位之不當亦所謂知懼者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處多懼之地限于重陰之間无中正之德以自將故不能有行而遂泥也滯溺不自振又安有光亨之道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以來厲而喪貝則五之往來皆厲宜其大有喪也得无喪有事亦幸矣有事者其事也謂六五之君事也彖言危行者往來皆厲行則危也六五往而上則

即柔來而下則乘剛皆喪有事之道是以知其危也

六五位雖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雖涉危行可以大无喪矣以无喪為大則知喪之亦大也億者恐懼驚歎之辭說者或為辭或為萬億或為億度其義頗不能道為辭近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居震之極无中以自守內積驚懼失所處之道是以

志氣索索然而其瞻視亦矍矍然不安也能止而守不過驚懼而已以征則凶也震驚之來未及其身方及其鄰能畏懼而戒之如此則无咎矣蓋先時而懼未至于極故也婚媾所親也有言失之小也處震之極得无大咎足矣小有言蓋不可得而免也象言中未得者以失中道故索索然也震卦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之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為恐懼之貌亦于爻義各有辨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伊川曰艮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雍曰艮止之義最爲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于不能止者葢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有欲而止之大畜是也故有說輹豶豕之象伊川所謂力止之者也止于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有目

欲于色者也耳欲于聲者也口欲于味者也鼻欲于臭者也至于背則无見无知故无欲常與物背而馳不相向使欲无自而生故得安于止之道一身且不獲況外物乎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人也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于行施之于人皆一也内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是以无咎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

與艮其背之義正同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止有止之止有行之止其行止之間又有時焉蓋行止繫乎時而不繫乎止也止所以應行止者也時所以為行止者也是則艮止之止在我而行止之止則在彼矣行止為時則艮止為道矣故彖言時止則止

又曰艮其止所以兼明有二義也且艮之道時方止則止其止時方行則行其止行止在時艮止在此在時者不可必在此者可必不以在此之可必而易時之不可必則止道盡矣是以艮止之中復有行而行止之行復有艮之止是所謂行其道者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皆以止道應時也莊子曰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

尾于塗中是為知止不知行有我廢時者也欲孰甚焉且天下之欲常生于必而无欲生于不必孔子所以毋必者止其欲也莊子不知必之可止而欲必其生之樂是以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老氏有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莊子又曰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彼時有之而我絕之欲不在時與物而在我也易在彼之欲而為我之欲其惑甚矣故雖艮止之道聖人不能廢時老莊氏未之思也動靜統言之也行止亦

動靜也動靜俱不失時其道至矣故光明也道大成則明故中肩曰誠則明其道光明則艮道大成矣艮始于止施之於行止又施之于行止之時此其所以為大成也止其所者又言止无他義知其所而止之耳上下敵應不相與者艮之六爻皆敵也敵所以成艮也知敵而相與則為交戰之道失艮止之義遠矣知敵而不相與則與敵背馳情欲自遠是以能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无咎也无咎者于道无失其為義大

矣

彖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之為卦上下皆艮故曰兼山下卦内也内為身上卦外也外為人兼内外而統之所以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象也止无他義止其所而已以君子之位言之則思不出其位者亦止其所也位非獨爵禄而已所守之分皆位也必曰思者未有事之時也未有事之時則无欲矣待有其欲而止則非艮也中庸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然則艮之為止其在茲時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趾初象也凡動之先莫先于趾止于動之先則易而止于既動之後則難止于其先故得无咎止于既動之後不能无得失也利永貞者利在久于其道而固守之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是不知利永者也又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是能利貞者也象言未失正者止于未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小畜于復自道言吉復于不遠復言元吉艮之初六有過于二者而不言吉蓋吉凶者失得之象二卦之復雖與止相近然有失而能止則謂之復凡言復皆先失後得復則吉不復則凶吉凶可得而言也艮其趾則止于未失得之前吉凶失得皆在所止矣是以不言吉也然則艮之无咎豈不足于小畜與復之吉哉蓋不使累于得失而已故象言

未失正則止于无失止于无失則未嘗有得矣然世多以吉為過于无咎是不知吉與无咎自為二道論有為則莫善于吉論守道則无咎為大是以易辭或言吉或言无咎或吉而无咎或凶而无咎不可同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腨腸也下體之所主也上而股下而足皆隨之故為六二之象也六二下卦之主也初六九三之所隨

也六二雖居中得正得止之道然以柔用柔才有不
足是以不能舉其隨而其心不快也夫止之時忘我
忘人而六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何哉蓋六二有為
之臣位也君子正心誠意之初故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及其道之大成施之于天下國家
欲天下各安其所止蓋伊尹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孟子欲正人心之時而不能拯其
隨者是以其心不快也此謂其隨失隨之義故君子

之心不快象言未退聽謂隨者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不能止之于初至于三則難矣九三用剛有力止之
象猶大畜説輹豶豕之道也限所以制内外也内欲
不生外境不入所謂艮其限也亦猶列身之夤而制
其左右也厲熏心者常以危亡之憂熏爍其心使不
忘者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也曰熏者與詩言
憂心如熏同意凡此者皆以九三之止失于早辨故

必極于用力以限止之方之初六則甚難矣然艮止之道行无不善是以六爻終无凶危特有難易之別也雖然止而言厲何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君子失性之危中庸謂之陷阱則艮之言厲一道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以初論四則初為早辨者也然有初之艮其趾然後四能艮其身先後之序理亦宜然艮其身則一身之

内合于自然无不止也是以无咎止諸躬者謂能成己而已未能成物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君位一卦之主蓋主天下之止者也天下命令之所由出可不慎乎故艮其輔言有序而後悔亡也輔頰車也言之所出也有序中節也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有序者固如此也是以其悔可亡惟中正之君故能慎而止之如此庸主忽其

言故天下亦共違之也觀舜命九官則知艮其輔言有序之道而商紂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无益謂暴无傷盜有間矣豈孔子所謂喪邦之言哉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居止之極止之過中者也過中則疑于有失矣然慎厥終惟其始者古人之戒有始有卒者聖人之事能過于止是厚于終也又安有失哉故言敦艮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之進不速而不已也天地之道進皆有漸況人乎舉人道而言之則進之漸者无若女之歸也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爲歸速則爲奔故女歸以漸爲吉也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也利貞者女歸之道正也固守之无不利矣然聖人制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節其禮爲尤備是以知其漸也鴻之進也有于干于磐于木于陸之漸豈不猶女

歸之禮乎故卦辭言女歸而爻明鴻漸其義一也伊川曰諸卦多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説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于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而利者以如此貞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彖言漸之進如女之歸則吉所以明卦辭也蓋世俗多失漸進之道獨女歸有漸存焉耳進得位者先明女歸之漸而後言人之進也凡人之進以漸得位則往有功蓋其進鋭者其退必速是以无功也進既以漸又能以正則可以正邦所謂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凡進以漸者必不失正進不以漸而失正者多矣孔子于漸進之時又并進以正而言之也其位剛得中者言五之德也止而巽動不窮者言艮以止巽

而動是以其進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則木之生未嘗不以漸也有山之高而木生焉故其高无窮猶漸之進其進有道故亦不窮也進之道何如止而巽是也先有所止不為安進巽而入之則有漸矣居賢德先有所止也善俗巽而入之也德非一日可成也俗非一日可善也居賢德善俗又漸之義也居賢德而後善俗益先自治

而後治人彖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之道也易以巽
主風教故此言善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
咎也
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之内天地萬物无不具焉
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獨能舉其一以明之耳理
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取諸鴻非艮之象不
在物而漸之象不在人也故卦言女歸彖言進位爻

言鴻漸互相發明无嫌于不同也世之論象者率拘于說卦已言八卦之象其所不言者不能明也況六十四卦之象古人未甞明言之且震為龍而乾稱龍乾為馬而坤稱馬坤為牛而離稱牛皆非說卦之象八卦无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取象天地萬物无不具聖人亦不能盡言姑舉八卦之略使後世知所謂象者如此貴夫觸類而長之也鴻漸于干者鴻水鳥也干水涯也言進之漸未遠于水也君子能安于漸

也小子細人也志務速進故以漸為厲危之而有言是不知在漸之初未能遠進者其于君子之義无咎也何危之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磐石之可安者自干而磐已獲安矣飲食衎衎葢君臣相遇安而和樂也與詩所謂嘉賔式宴以衎同意漸進之道見于得君之禄安樂飲食雖小子亦无危厲之言是以吉也不素飽者不素餐之謂也伊川曰

不素飽者君子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豈徒空飽飲食而已乎而王輔嗣謂本无禄養進而得之其為歡樂願莫先焉孔氏因之曰素故也故无禄養今日得之故願莫先也觀此益見伊川先生造次不忘于行道二子所養如此而已昔孟子謂樂正子曰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飲食之事疑于餔啜故孔子言不素飽之義以明之而二子以得禄養為歡樂豈不異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初二之進也有漸而三則自任以剛其進欲速失漸之道是以致凶爾雅高平曰陸自水而至于陸進之甚遠故有夫征不復之象進而比四不正之婦也故曰婦孕不育凶然九三之才有進无退患在失中獨用以禦寇則利也離羣醜者捨初二同體而進也失

其道者比四之不正失漸之道也非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者也順相保者禦寇所以保其類也初二陰柔順九三之相保也與蒙之上九利禦寇同義葢他无所用獨可禦寇而已蒙之象言上下順者以巳獨處上衆皆順之也此言順相保者初二順而相保而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陰柔才有不足乘九三之剛從而比之非所安也故有于木之象桷平衡之柯或得則可安矣安則无咎象言順以巽者當不安之際惟巽與順可得安寧故也巽權道也繫辭曰巽以行權然六四順以巽終為无咎之文而先言于木不安之象者葢六四之象有失有得獨言其得則人將莫知其失而不慎始者多矣聖人雖取其善終又欲人之善始是以兼明其失得也漸之為卦本明慎始之義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高阜也君之象也二五正應君臣同中正之德宜其吉矣然猶三歲不孕者以三四為之間故也四不能間五而能間二九三禦寇之才足以間五然君臣同得有間終合故終莫之勝也雖九五之尊猶有三歲之久者亦為之以漸故也三言夫征不復五言婦三歲不孕以卦辭言女歸吉故以夫婦為言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先人有言陸當作逵逵者九達之衢爾雅曰漸進之吉至是无所不通矣安與樂皆不足以盡之漸之六爻其辭皆聲音相協故初則干言二則衎衎三則陸復育四則木桷五則陵孕勝如此則上九為逵儀明矣其羽可用為儀者九達之地非止十目所視而已通道大都人之瞻仰者衆莫不以為儀表也漸進之吉

孰大于是羽者外見之美故人可則而象之也不可亂者至美外見獨異于衆人故人莫得而亂之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者女子之嫁也妹言少女也少女從長男非正之道樂于自進則凶也何所利哉卦辭言征凶者獨歸妹一卦然而非樂于自進亦无凶矣王輔嗣以歸妹為娣媵故其言曰雖與長男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

孔氏因之曰以妹從姊而嫁謂之歸妹誤矣娣媵謂之媵非歸也孔子言天地之大義謂夫婦也娣媵豈能具此義哉諸爻言娣義自不同輔嗣以初九有歸妹以娣之辭故以妹為娣媵耳六五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孔子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以見妹稱君而娣為媵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

柔乘剛也

有乾坤則有六子有天地則有男女夫婦天地夫婦之義一也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故彖以歸妹爲天地之大義葢主夫婦生化之道而言也歸妹人之終始者夫婦生化之道終則有始猶天地之无窮也説以動所歸妹者孔子先言女嫁皆曰歸至此論歸妹之卦所以征凶无攸利也關雎之義樂得淑女葢以德爲主而此長男以所歸

者妹遂說以動則不以德矣彼既不以德而說此又不以德而進是以征凶位不當者卦爻皆不當位是以有不以德進者矣以少女而歸長男非以柔乘剛而何宜其无攸利也或謂少女說而動如此則去淫奔不遠矣孔子曰說以動所歸妹也觀此則說動者男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衛人作氓詩蓋言男女无别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

相棄背此所謂男女不終之敝也歸妹之義雖非奔誘然以長說少志在容色失夫婦之大義其去奔誘不遠矣是以君子于此欲思永終偕老之道而戒不終之敝也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所謂永終者如此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在下賤者之位也上无正應无所歸焉娣之象也

自无所歸因人之歸而為娣媵故言歸妹以娣也跛能履者娣雖非正亦足以有行猶跛者之能履也故進而佐其君則吉恒者可久之道也娣媵古之道非妄為也故可久吉相承者言娣以進而承君為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剛中賢女也長男說少女而動則夫之非賢可知矣女從男者也夫之不賢女不能制也一賢一否眇之象也眇而能視以見九二之獨賢也然夫之不

賢豈可變常而從之哉守其幽獨之操不爲不賢之人奪其志可謂女子之貞者矣斯其所以爲利也故曰利幽人之貞九二蓋能獲其利者非才不足而戒之也幽人亦女子之象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之女不正也不正之女人之所棄故難其歸而有待也雖有待而終難其歸固不若反歸娣之義而從娣媵之事也未當者居位未當是以不能有所歸

而待也下卦惟九二得中有歸妹之象初居下位三失正德故為娣媵義殊不同而謂一卦皆為娣媵之象則非也娣媵非天地大義安足以盡歸妹之象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之與四其不當相似而辭有不同何哉蓋六三以柔用剛又為過中而九四以剛用柔有未中之義是其所以不同也以其不當无應亦不免愆期有待而已其歸終有時故无反歸之事象言有待而行者行

如詩言女子有行是也又以見所以愆期者在我有所待非人不求之也以是知過中與未中用剛與用柔其不同如此所以繫辭言三多凶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以柔居尊得謙下之道故為帝乙歸妹與泰之六五同意此王姬下嫁之象帝而稱乙亦言其謙柔

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君謂妹也妹以德自飾不以服飾為事故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詩序言王姬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則詩人所美者繫乎肅雝之德不獨取于車服也月幾望者不自滿假之意也其娣袂良猶能謙下而无嫉妬之心葢樛木逮下之義也帝乙歸妹下于其夫也月幾望下于其娣也夫如是吉孰大焉故樛木之詩每章必以福履終之是亦月幾望而繼以

吉之義也月陰類也小畜上九曰婦貞厲月幾望則月為女子之象矣其位在中以貴行者天下未有不得中而能謙下于人者六五之位在中也以尊歸卑是以為貴行也惟在中故能不失貴行之義聖人之意尚德而已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居一卦之極失謙下之義无以奉祭祀則非夫

婦之道矣故稱女士焉未嫁曰女未娶曰士筐所以載實也承筐无實失婦道也禮云血祭盛氣也親割牲而无血失夫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所利哉是以夫婦之道有不能永終者以此聖人貴其知敝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言无實无血无攸利于上六之爻皆不能永終之敝也

郭氏傳家易說卷五